

東方印書館編譯所編纂

世界著名小說選 全

奉天東方印書館發行

昭和十年七月十六日初版
康德六年六月十日第四版

世界著名小說選

定價五角
郵費八分

著者 飯 河 道 雄

發行者 奉天市大和區義光街一段
飯 河 光 樹

印刷者 奉天市大和區義光街一段
飯 河 四 郎



發行所

奉天市大和區義光街一段
電話 二一三二番
北京市東城蘇州胡同一五五
電話 東局三五九五番

東方印書館
郵政轉賬奉人七〇六番
東方印書館北京分館

前言

文學，到了近代，已帶着世界性的趨向，出現在我們社會上了。我們不但需要一國的文學作品，還需要全世界的文學作品。顯然的，從文學作品中，可以窺探出某一國的社會生活，某一國的民族性。在國際間的接觸益趨錯綜複雜的現代，以上所述的事實，自然是不能輕易忽略的。

因此，文學的價值不祇是在作品本身的技巧優美，而作品的內容實占着大部分的重量；因為文學家的筆尖所畫出的一切作品，完全是他們從實生活體驗中所反映出的真切影片。自然，每一個作家必定從作品中流露出本人的個性，但是所謂作家的個性也是完全由環境而鑄成的。譬如北歐和南歐的作品判然的代表出南歐和北歐的民族性；而東方的作品又大異於西洋。如果我們詳細研究起來，就是很微末的地方也可以尋找出來。所以我們要瞭解世界各國的民族生活和活動，要瞭解現代世界文化的潮流，要瞭解世界民族性的變遷，我們一定得從世界各民族的文學中去探討。

文藝不是超社會的東西。一切作家全都受環境的支配，研究文學的也應當客觀的考察作品的產生。我們不能否認：一篇文學作品完全是該時代意識形態的反映，文學變遷是隨着時代環境而變

選的。怎樣才可以明瞭文學的生長和動向呢，僅從過去文藝理論上去探求，那是不夠的。

我們有很多的理由，需要接觸世界文學。可是在雨後春筍的翻譯事業之下，世界作品之已經介紹的幾有汗牛充棟之概，如果都一一去看，不論是在時間上或經濟上都感到不便；所以把名著選輯起來實在是件最急迫的工作。

選輯名著是最要緊的工作，也是最難的工作。要怎樣才能適合一般人的要求，要怎樣才能給讀者一個正確的世界文學的觀念，那一篇够得上各該民族的代表作，這些都是選輯上的要件，可是一般的選集似乎都沒曾顧慮得這末周到，所以多不能給讀者以充分的滿足。

本書的編輯，是以達到上述諸點爲目的的。尤其所選的差不多都是最新的名著。這些作品，大半是從雜誌上採集的，或是未曾出單行本的。共選了十六篇約十六萬餘言始做第一集。每篇除註釋外又簡略的介紹作者的生平和著作，以供讀者的參攷。

藤十郎之戀

日本 菊池寬作

菊池寬 (1891-) 現代日本小說家。畢業於京都帝大英文科。曾作過日本時事新報記者。

菊池寬是新思潮派的作家，他具有一種特殊的藝術手腕。他尤其會投世之所好，使他的作品普及在一般人中去。

他的作品有：火華 真珠夫人 新珠 受難華 慈悲心鳥

再和我接一次吻 此外尚有短篇，和戲劇甚多。現在主編 文藝春秋。

世界著名小說選

目 錄

藤十郎之戀

又一次

電影院的老婆子

心聲

羅馬尼亞實事

歡樂的家庭

犯人

家具

日 本 菊池 寬

英 國 高爾斯華綏

西 班 牙 伊本納茲

美 國 愛倫坡

法 國 巴比塞

德 國 蘇德曼

蘇 聯 賽甫琳娜

英 國 高爾納

斫樹

蕙賽兒

花

坎地亞的沈寃

垃圾場上的戀愛

學生

葉曼良

二沙彌

二

波蘭萊芒

英國羅國斯

奧國顯尼志勞

意大利丹農雪烏

美國哥爾德

保加利亞盧爾夫斯基

蘇聯高爾基

日本谷崎潤一郎

藤十郎之戀

一

元祿這年號，不知不覺已過了十幾春秋，這是那年二月底了。

京（1）裏到處散佈著春天的香氣。不多久，叡山頂上還留著斑點的殘雪，在柔和的春光底下都融化了，顯露出帶淺紫色的黃色山肌，清清楚楚地浮在天空中。這天空的顏色，也把冬天那種敗露樣的灰色，一天天洗淨了，顯得碧綠起來。

加茂川岸邊的柳枝也發了芽。在砂礫之間，野生的菫花和紫雪英各自佔著春的一部。河裏水量天天增加，青綠的春水，到處在急灘邊發出淙淙的聲音。

喊賣黑木（2）的大原女（3）的悠長的聲音也像喚起了春意。到江戸（4）去的西國諸侯的儀仗，每天都在街路上走過。他們總是在三條的旅店裏逗留了二三日，玩賞了京裏的春景，再大模大樣地豎起了那大烏毛的槍，轟轟地踏過那三條大橋的橋板，向東下遙遙的路程。

從東面地方，從九州四國，從越路的邊端來，到本廟朝山進香的善男信女們，指著京師徐徐地連續地來了。他們也在京師的春天的渦旋之中過幾天。

這時候，花開了的消息又騷動了京人士的心。祇園清水東山一帶的花先開，接著是嵯峨和北山的。這樣京的春天，更加燦爛了。

但是這年使得京人士像發狂一般動心的是四條中島都萬太夫座（5）的坂田藤十郎和山下半左衛門座的中村七三郎的從去年以來接連下來的競爭。

稱為三津總藝頭的坂田藤十郎做工的巧妙，扮相的高明，有天下無匹的名聲。但是去年霜月，（6）在半左衛門座初次開演東來的少長中村七三郎，是江戶歌舞伎（7）的總頭，和藤十郎同樣是劇界的名人。二人同是出名的戲子，爲了江戶和京都的歌舞伎，也是有不得不劇烈相爭的宿緣。京裏歌舞伎的戲子們，聽得中村七三郎的上京，顯出異常的緊張。但是違反了這些人的期待和恐怖，七三郎的初演的輿評，卻意外地不好，看戲人的口中都說：

「說是江戶的名人，當做有什麼本領的，卻原來遠不如京裏的藤十郎。」而且非難七三郎的，不限於外行的看客，戲子們看了他的演作也說：

「江戸的少長是徒有虛名的，本來江戸同京裏看客的眼界原是不同的，江戸的名人比京裏的巧手都不如。總之聽戲是只有京裏的。」像傲然得勝般地議論著。但是藤十郎聽得了讚揚七三郎的話卻蹙了眉頭說：

「我所見的又是不同。少長的確是至藝的人。在我們是可怕的對手。」只有他一人拒斥世評。

二

果然藤十郎的評價沒有錯，在初演與評很壞的七三郎，開年之後，初春的狂言（8）演傾城淺間嶽他扮著巴之丞的脚色。七三郎的巴之丞的評判，實是不可一世的。

藤十郎演他拿手的夕霧伊左衛門去對抗。二個名優在舞臺上的競爭足使京人士心中興奮的。

但是喜新厭故是人情之常，愛說壞話的京人大家嚷著：

「藤十郎的伊左衛門原做得不錯，但是我們不知看過多少回數了，去年的彌生（9）狂言的確是伊左衛門，真個伊左衛門已經壞了。比較起來，七三郎的巴之丞是京裏第一次開演的戲，比京裏那演文戲的又不同，在柔軟裏面有東國（10）男子的強悍氣，實在是好到了不得的。」

容易變動の京人士の心，從十年繼續贊嘆の藤十郎の王座，漸漸現出要離去的傾向。到半左衛門座、野房去的，比到萬太夫座的票房裏，有更多的羣衆。

新春戲的期日完了，萬太夫座就閉了座，半左衛門座卻還繼續下去。到了二月裏，看客也並不減少。到了二月底邊漸近彌生狂言的季節，七三郎還是扮著巴之丞的脚色，受著今京人士的讚揚。

「半左衛門座の彌生狂言，仍是用傾城淺間嶽演下去。這種例，從玉村千之丞の演河内通的戲連續了一百五十日以後，不曾有過。七三郎の聲名真是前代未聞的。」街頭巷尾，只流著這些風說。

聽了這一種風說的喧傳，而獨自拱手深思的，是坂田藤十郎。

長時間享受了三津總藝頭的美稱的藤十郎對於自己的藝道，沒有什麼不安，而且也有十分的自信。前一個末年，才牛市川團十郎擔受了日本第一的市川の聲名聲，遙遙地從東來而出演於京裏的早雲長吉座時，藤十郎對於自己的自信，分毫也不會動搖的。「看江戸の團十郎去呀，」京人士像雪崩一般地擠到長吉座去看江戸人所崇愛的這個人時，藤十郎還是十分安心的，特別是他第

一次去看團十郎的戲時，他心中暗暗裏輕蔑那江戶的歌舞伎，他看了團十郎所編出的一流的武戲，心中想這是多熱鬧風景的事呀。他心腹的弟子問：

「老師，團十郎的藝，您怎麼說？對江戶自負的武戲，是怎樣的一種意見？」他露出謹慎的苦笑，「真不解武生的奧義的人所幹的事，也是不懂事實真趣的人所看的戲。」一言之下，就罵倒的。但是這次的，對於七三郎卻不像對才生那樣嗤笑了。

三

可是藤十郎也不是妄然去怕七三郎的。本來對於七三郎的藝術是摹擬人物的真實動作，不同團十郎那樣像是騙騙小孩的幼稚的武戲，藤十郎是尊敬而且也畏懼的。但藤十郎在藝能這一點十分自信比七三郎只有高些，沒有不及的。從而使藤十郎十分滿足的心境裏發生不安的空虛與不快的動搖，是比和十三郎的對敵有更深刻更本質的什麼東西。

他從二十歲到現在四十多歲，一直做這些文戲，從來沒有什麼不安，而且說起藤十郎的嫖院，是鄉野農人的孩子都知道的，京中三劇場的看客們，也只要說是藤十郎的嫖院戲，無論什麼時候

都打起精神來喝采叫好的。只要見了他的伊左衛門的紙衣姿，看客便沒辦法地喝采。看客稍微少了些，他一定演伊左衛門了。而且他的伊左衛門像牌九裏的至尊一樣，對於藤十郎的獲得多數看客和喝采是保險的。

但在他心中，不知什麼時候起了對於自己藝術的不安。什麼時候都扮著同一的腳色，和撒嬌的妓女對念著說白，他心中漠然的不快是每次加重。還不妨吧，還可以吧，他心裏這樣想，一天天延下去，並沒有決心要從這自己慣獲得喝采的戲本中脫出的心思。

在這樣的藤十郎的心境中，終於傳來了可怕的警報，「還是照舊的伊左衛門麼？藤十郎的紙衣姿已經看過了數不清的回數了呀！」這些街頭的閒話，在藤十郎是致命傷的話。他所怕的不是七三郎這敵人，他的大敵，是他自己的藝術走到了盡頭路上。以前因為沒有來比較的東西，所以他的藝術的技窮，無智的看客們不知道的，他看了七三郎的巴之丞時，不能感到在舞臺上浮出一種與嫖院全不同的新世界。不能不承認比無根無葉的浮薄的嫖院戲本，更进一步深進到在舞臺上展開了人間心裏面的世界。看客是沒辦法地從嫖院的戲本，改趨到七三郎的戲臺邊來了。但是藤十郎不能不在看客的沒辦法的妄動間，看出了根深的理由。

這不是藝術上小技巧的問題。他覺得在最根本深大的所在，被後輩的七三郎先進了一步，七三郎的巴之丞鼓舞了洛日中洛外人士的心情，彌生狂言也要用同一本接連下去，藤十郎聽著了這個傳聞，抑制住心上的焦躁不安，拱手沈思著，這時他忽地想起了住在浪華的近松門左衛門。

四

這是二月末某日的晚上。四條中島的東端，加茂川淺灘邊來的水聲，近得好像就在手邊的茶屋。(12)宗清的大客廳裏，開著萬太夫座的彌生狂言的準備的宴會。

客堂的中央，高據首位，正面受著銀燭的光輝，悠然地坐在簾邊的緞子蒲團上，靠著小曲几的，是坂田藤十郎。東髮底下露出的白面，看去不像是已過四十歲的人，鼠色緞縹的引返(13)上面，罩著黑紡絹的兩面芥子人形的加賀紋的羽織，(14)繫著宗傳唐茶的疊帶，坐在藤十郎右方的是這一座的年輕花衫切波千壽，白絹衣上面，加著二重的紫緞縹的衣裳，外罩虎紋天鵝絨的羽織，戴著紫色的野郎帽子的風情，宛如女人一樣的皎豔，圍了二個人，這一班子中的扮丑角的，扮老旦的，和水邊等都透那華美的風俗並坐著，其中只有一人穿著細柳條花樣的羽織，很素樸樣二十

五六歲的男子，是萬太夫座的主人若太夫，他從先刻就在酒席之間轉來走去，照料酒宴的興采，在醉醺醺的面龐上，滿臉堆著微笑，到藤十郎面前整了衣襟，恭而敬之地獻上酒杯。

「我再敬您一杯，這次的彌生狂言，是近松先生的趣向，是歌舞伎創始以來難得見的劇本，都中到處傳著這些新聞，演藝院戲是推爲日本第一的念，對於這邪道的戀情的演出，想您又有別的計劃吧！……」用巧妙的諛笑含混了語尾，和藤十郎並坐著的切波千壽立刻也現出狡猾的微笑。

「真是像老板的說話呀。藤十郎先生對於這一邊的計劃早已是想定了的，我們只要像他所操縱的傀儡一樣地動作就行了，」打順板地說。

藤十郎雖接受著若太夫所傳奉的酒杯，對於他的話與千壽的話卻一句的回答也沒有。像酒味忽然變了苦澁一樣，他稍繃了眉頭，一口氣喝乾了那杯酒。

今宵的酒宴開始以來，表面上他原裝得平靜地喝著酒，但在心裏卻有很猛烈藝術的苦悶搖旋。他遺念使到近松門左衛門去請託的事情，立時得了允諾，門左衛門替藤十郎所作的狂言，比之以前的狂言，像有正反的差別的一種特別的狂言，不是浮薄發笑的嫖院淫事，是拚性命的色情，是鈍重陰沈，拋放了性命的去做淫事。戲題叫做大經師普曆，京裏的人還未曾忘懷的室町街的大經

師（裱糊工）的妻阿繁和夥友茂右衛門的通奸，到在栗田口處死刑止，是一本受咀咒的拚命的戀愛狂言。

藤十郎的藝，由此可以展開新的世界，但是對於前代未聞的狂言的不安與焦慮，雖則自信很強的他，也不能不心中皇皇。

五

若太夫夢裏也不會知道藤十郎心裏有這樣的懊惱，總是想要去巴結劇界大王的藤十郎吧，說出「和這戲比起來，七三郎的淺間嶽真像兒戲一般毫無興味了。這前代未聞的通奸的狂言，真非門左衛門先生想不出來的，可是坂田先生對於這種特別戀愛的經驗也有過麼？呵！……」這時合座哄然。

藤十郎的長時間緊合的唇皮開了，卻說出「什麼話！這難道可以說笑話的！」像苦極吐出一樣「藤十郎雖是天生好色的，卻不會和別人的妻房有過相好的事。」漏著苦笑再添加一句，把若太

夫用做座輿的諧譚，正面一淋，做了無趣的冷面，不發聲。

旁邊坐的切波千壽怕一座的掃興吧，做和解的臉含著微笑。

「真是坂田先生所說的，我千壽也不會和有主人的妻房有過相與的事。」說著像女人一樣把櫻脣掩了。

但藤十郎還是比先刻更加愁苦相。他現在的心裏對於三日後就要是初演日的藝，嘔心挖骨地計劃著。在他那裏有很危險的試鍊。「看啊，奸夫的狂言不過是空名，原是那個老例的藤十郎呀！」若被這樣說了，那自己的藝術，便永遠無望了，他心裏這樣下了破釜沈舟的決心。心裏決定，分毫都不要被人說：不過是對手的妓女變了人妻，仍是老例的藤十郎。

雖是這樣，藤十郎正照他自己口中所說；這種不正的戀愛味，分毫也沒有嘗到過。本來歌舞伎戲子的常態，自從十二三做戲子踏上舞臺之後，是經歷過多種多樣的色情生活的。到過了四十歲的現在，不知已經接觸過幾十個女人了。有把他的繪姿填在牀下而相思死的姑娘，也有因為他的戀慕不得成功的悲哀到清水的舞臺去投水自殺的女人。不管是這樣的生活，天性重厚的藤十郎，從小就對於不正不道的色情是不染一指的。每逢接著此種誘惑時，他是決然助自己守正。他不像